重修東明縣東嶽廟記

邑人尚書石星

予惟季氏旅泰山尼父儆之今之事泰山者吾難言之矣上自王公貴人下抵齊民每歲齊魯之途謳歌騰雲旛旌蔽日裹足齎糧登日觀之峯而褻其祝者比比也令尼父見之謂泰山為奚若雖然有說焉夫人情安於所便而驟更之實難善變俗者不强其難因而移之斯易今之俗奚若有商彼商俗尚鬼商先王頒誥諄諄如魅中諂迺商民亦貞而無慝今夫驕夫亢子恣不軌即嚴父慈母或悖戾弗顧一誓及泰山輙張口吐舌弗敢當曰神其或殛焉誠懼之也懼神有以禍福之也夫使人人懼神而嚴於親則世寧有悖逆之子乎使人人懼神而守於法則世寧有武斷之夫乎故今之俗敬神

而實可道於善稷君之舉隣於徇俗而實可變乎俗矣雖然泰山神也吾
心亦神也泰山神在外也吾心神在我也吾獨怪世之人甘心在外之神終身爲敗
業疲神不顧嗚呼是何異於明珠在櫝而求諸市則人且笑之矣故能神
吾神一念善即神佛之福也吾之神已完矣一念不善即神未之禍也吾之
神佛守矣神吾神復神所謂神者神其篤之祐不吾神而神其吐之
哉吾黨其且勖諸

重修東嶽廟記

郡人弘治進士兵部員外郎蘇　乾

延慶舊有東嶽廟在靖遠門外正統八年州守耀州古君節移於州治之艮隅成化九年州守秦州李君鸞重修自癸巳迄今六十餘載風雨摧剝之餘金碧凋敝棟宇傾頹弗堪栖神乾叔父暘偶有事於祠下見其壞也愀然于懷乃謀於衆為興復計於是鳩工聚材以次修理腐者新之圮者起之先正殿次寢殿東西廂聖母祠大門次及棊修之居共計二十二間興於嘉靖丙申年九月十一日成於丁酉十月九日繼基址繼舊而規模工程則加於舊過者改觀瞻者起敬甚盛舉也繼而命乾紀其事余惟東嶽泰山五嶽之一也五嶽在五方而各神其神於方者理也泰山在魯魯為今山東地魯人之事東嶽固宜也延慶距魯千有餘里其亦祠東嶽者得非以其神之靈無往而不在歟況雨暘之時若為民物之阜康為咸賴神庥固司

牧之所欲然者又作廟之需皆出於民而不費公家之物亦上之所不禁者所以吾民
不以越分為嫌而樂於趨事也於戲民之事神比以祈福而已人知祈福則必避禍
殊不知福所以錫善人非可以苟得禍所以懲惡類非可以倖免也一感一應其中
蓋有幾焉不容以私擬也然世有憒不能伸而質諸神者固以神之正直能察人之
私也能鑒人之情也能罰人之惡也既而果有應者要亦神之靈有感而然未可全
諉於數也以理而論則福善禍淫者天也天即理也則人所以奉天之道者也人知趨
善而避惡常若其神之在其首上則事神之道又不在於物品之豐褻太甲曰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
之者乾懇斯人惑於禍福而不知所以事神之道故以是告之

東嶽廟記

張仲賢

東魯有山巍峩插天橫亘數百里巖巖高出乎一方下瞰群山如蟻封丘垤然不可得而與之伍也名曰泰山是山既高其神必靈故歷代帝王有登封柴望之典而民之鍾孕茲地囿生其下者覩峩巍而興敬畏故水旱爲之祈禱疾病爲之呼告凡百不平于心有抑于人者必指山致祝傾心對神推丐神之休咎庇祐之如子弟之疾痛寒苦而呼泣諸父母也神之應否雖未可必此固民心秉彝之天有不可昧者故凡建祠宇崇祀事其以是而已安平西北之徐召村舊有茲廟自宋紹聖五年所建者迨正統七年鄉人倡義重修今蓋近百年矣尾壁頹圮棟宇摧壞丹青剝落其去荊棘之塲無幾矣大

尹古朔張侯諱瑄以事過廟下仰而嘆曰是為妥神靈祈民福之地也乃若此則
民曷所企仰而敬信耶民心弛將無敬矣吾人之責也遂慨然起新理之念仍以
義倡諸縣俾量力助役肇工于弘治十七年十月至乙丑三月工始畢頽者起之
弊者飾之無者創之庭堂室宇百爾俱備像儀侍衛金碧森嚴真足以
安妥神靈振起仰企而人心之敬畏凛然復存矣况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
中無處無之而人心之敬仰遐邇一律無人而可忽舉一心之敬而天下之神俱存
矣矧安平地連東魯密邇泰山者耶修飾崇重之心不無謂是役也大尹倡
之而居人民衆從而贊翼相助之工力頗繁不可無記於是撮其建立之始末與
其用力者之多寡鐫之以石用告後來垂諸永久云

東嶽行祠記

邑人金　純　山西右布政

平谷縣治西一里許有東嶽行祠石碣所載重修於勝國至元三年不知創自何代時廟貌業已巍峩至明混一中原重天地百神之祀凡前代所建廟宇祠觀有益於民者聽民崇祀故邑有此祠而歲時水旱癘疫咸祈禱之神亦肆其威靈屢祈屢應每春夏之會俗傳為天齊聖誕四鄉之人爭持牲醴享賽於庭復為迎神之舉歷世相沿率為故事永樂初流寇作亂祠燬於兵存者無幾正統甲子河東張君鐸來丞於茲首倡士民復興舊址門堂殿廡百爾粗作迨成化甲午營州中屯衛舍人景鐸乃謀於衆曰嶽祠為吾邑具瞻錫祐深渥張丞雖已圖復而狹隘苟完不足以棲神衆吾徒安居暇食惟神之庇盍謀所以新大之可乎於是遐邇翕助得金若干萬緡召匠命工掄材輿石雖三尺童子願輸其勞鳩僝至落成凡十閱月增中之殿為三間以居天齊殿之

左翼一間以居炳靈右翼一間以居府君東之堂三間則為三義廟西之堂三間則為聖
母殿簴鐘鳴鼓有樓有抱繚以垣墻蔽以山門翬飛跂翼丹碧交輝工雖十倍于前
啟之者實二尹之功承之者則舍人之力也祠成景君出資具石將誌其顛末以傳未幾厭
世事竟寢息垂三十年景之孫有名源者撫其故石惻然以痛曰吾祖之虔奉於神
久矣今祠成而厥功弗紀數傳之後不幾於泯泯矣乎即出已金募人緣命工礱石以
畀先志徵予為記予惟五嶽在天地間依形而立乘氣而行嶽為衆山之宗岱又諸嶽
之宗也考之祀典天子祭天下名山諸侯祭境內山川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礼
各不同嶽者地祇也祭之以壇壝而不屋其牲幣祝號則視三公舜之望於山川是已後
世此義不傳自拓跋始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陰逮唐復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以
及趙宋之衰而東嶽行祠徧天下矣既廟之又王之既王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

人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世代因循遂莫之或改明初考古創今一洗前朝之陋而加以泰山之封其示萬世法程至明也凡所在城邑猶往往祠之者何歟按公羊傳云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其潤物之功如此則天下所以尊崇而報祀者非過也宜也況祭法有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今百靈森布轉異為祥寧不重可祀耶是祠成下以禳災消變為民禱福上以祈天永命為國祝釐凡所以庇國而佑民者此固張丞之志景舍之心也若源者又可謂聿修厥德肯堂肯構者矣是不可以嘉尚之哉爰書此以誌其梗槩云

東嶽廟記 摘後段

元 輔惟良

嘗聞神者祀之主也有是祀則有是神夫泰山之神作鎮東方為五嶽宗長斡旋元化呼吸陰陽不崇朝而雨天下其豐功厚德所以配兩儀而育萬物也按禮經諸侯得祭封內山川季氏旅之吾夫子譏其僭祀典既壞異說因行誕妄譸張無所不至流俗昧于禍福靡然從之初不知事神之禮凡十家之聚環堵之室豚蹄尌酒人人皆得祀之其為僭且瀆也不亦甚乎蓋泰山之神岳祇則總集一方之誠通乎天而實貫乎地若以吾之誠而達彼之誠寧不有一通之理故惡人沐浴可以事帝西隣禴祭寔受其福苟誠意不存雖王公貴人敝珠宮而崇貝闕獻寶衣而薦玉食彼秉風馭氣遊于太虛之間庸可冀清塵之髣髴耶大德元年歲次乙亥九月丙戌立石

益都縣東嶽廟募緣疏

邑人趙秉忠

乾坤作鎮泰山稱五嶽之宗海岱惟青廟貌享萬年之祀豈徒肅明禋於將事亦以昭寰宇之巨靈請掀大國之經營共迓神明之陟降恭惟東嶽天帝之孫嶽神之上建標震域屹天柱而奠地維司命坤元驅百靈而育萬物故岱宗首望於帝典魯瞻雅重於葩經竟顯表見於職方東嶽著名於爾雅矧於昭代密邇皇都潤百道之安流輓輸漕運總三齊之秀巘屏障幾封為功化亘古獨隆故崇報於今為烈碧霞端拱郊壇謁遣告之誠絳節高居奔走盡梯航之吏銀繩玉檢符收寶籙於玄官蒼璧黃琮響奏雲璈於丹陛遐哉盛美其詳不可得而名也若青州之有東嶽廟者地控海邦雲開天府神祗有赫天齊凝紫極之至尊靈爽攸歸地鏡啟離明之法象福田廣大無遏鼓忠臣孝子之心入廟思敬惡報彰明不爽墮憸士奸人之膽過闕則趨煌煌焉千櫨雄麗競誇雕楹輿奔雷齊輝翼翼焉萬栱崚層爭羨阿閣並流霞等燦信是齊州之靈府允為方內之大觀也第歲久

趙太公祖上國名家東方良牧肩宏任鉅雲霄挺松栢之姿撫善鋤強城杜翠金湯之固肅恭清廟寅奉上玄撥日占星歆美奐輪而若綺督繩削墨爰集畚鍤以如雲頤茲百堵之興理須千金之外將取盈於公帑則千瘡百孔經費難支將加派於地租則十室九空困窮可憫用是審時度勢事處權宜既將礱石佈金計惟緣募仰觀今日締構良多或立元始之璇宮或建真如之寶剎同心為善尚有其人況斯東嶽綱維六合通靈萬所保國家而福士民主幾生而司品物祀非出於不經報更宜於弗替者乎然期襄千古之功程端必藉四方之善信恭疏短引敢告大方仰惟縉紳圭組之家以速士庶黔黎之衆望峻極而戴德助捐錢穀之資課保障而勸工協佐徒庸之費善緣自在果報不誣切掛虛名祈收實效謹疏

曹司分判案牘成兩造之辭鬼卒猙獰仟從具五刑之制善緣清淨升菩提華藏之天惡報沉淪墮苦海重昏之界

始建東明縣泰山行宮記

邑人吏部郎中趙國璧

雙井村舊無泰山行宮有之自今日始其為制也大殿三楹前承以抱廈旁列兩廡置十王重簷畫壁制極輪奐屹然巨觀工肇於萬曆元年某月成於三年某月而始終其事者則信士王勇也梁子來孟家是村嘗邀予往遊而因訊予以泰山之由予曰山之大者其神必靈泰山為五嶽雄長故其神雄於五嶽者理也曰然則奚有所謂行宮予曰泰山亘東土而其神則周遊八極無所不至人意其所至乃為宮承之譬之達官然所在衙署也所經傳舍也行宮者其即傳舍之謂乎曰然則奚為而祀行宮余曰人以泰山遠欲祀之而不得故立為行宮祀之蓋冀之以獲福免禍而君子則因而崇之以誘人

於善者也故聞雷霆之聲者必自循省其念而覩洪濤之險者未有不震懾其心刻木為吏非吏也而期不對畫地為牢非牢也而期不入土木而衣冠之咸望之而致欽貴人搢首而行於市則人不讓道焉由此言之則善念以觸而興以不觸而泯者人情大抵然矣故君子有見於此衆以為事神獲福則因而成之衆以為慢神得禍則因而懼之古有神道設教殆謂此與梁子來孟曰君談祀神之說備矣然則君子之於善惡則如之何曰君子之心所畏者惟天天者理而已故理所可為即奮然為之而非以徼福理所不可為即斷然已之而非以逃禍處暗室屋漏之中而不以生怠過琳宮梵宇之内而不以增檢以心為神而不以神為神以理為祀而不以祀為祀其所見如斯而已不知其他也梁

予躴然曰君談神人之理異甚。吾得聞所未聞。此豈惟足以詔吾鄉人。方今淫祀大興。佛盾宮觀滿天下。吾欲揭之五嶽之巔未能也。乃姑礱石而鐫之司為。不徒紀歲月而已。

八寶殿前。侍立着長生玉女。九龍座上。跏趺個不壞金身。洪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清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

朝元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月夜迎來金粟影。

重修泰山聖母行祠碑記

李東海

邵城西南隅內有廟扁曰東嶽泰山天仙聖母行祠蓋自有城即有祠亦云舊矣歲時伏臘居人恒具瓣香陌楮伏謁其下四月十八日又結社刑牲合樂備儀報賽焉亦與祠久遠然風雨摧剝土木朽敗無以妥靈揭虔以昭歆享之忱於是鄉善人某等首發善願會月裒金迺重修大殿三楹云云備以像塑列以儀衛砌以甬道繚以周垣金碧輝煌丹青炳煥簷廈森拱廟貌莊嚴居歆起敬矣工既成來乞言以紀其事禮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廢之而莫可舉淫祠是也舉之而莫可廢正神是也按泰山五嶽之一泰岱也東方萬物始交之處故曰岱宗長也長是群嶽故曰宗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主招魂故知人生命短長自古封禪七十二君以降莫不崇奉秩祀我朝釐正祀典亦不之廢迄今益

盛攷諸圖志山下有東嶽廟上有碧霞元君廟堂寢規制並極宏麗然山宣也產
也宣氣產物在東為生物之府司掌樞籥功德足以衛 國庇民威靈足以禍淫
福善故香燈玉帛等貢不遠數千百里絡繹駢蕃歲計數萬神聖昭顯於上民人尊仰
於下有感而遂通不驅而至之靈效是泰山之一已足概天下之信瞻斯祠可無
建也然撮地求泉人獲自足仰天瞻斗象不遠邈斯民也至誠存心捐貲而成
可大之績惟神也然佑動衆因誠而妙不測之靈神人相與之機一誠而已矣先儒曰
有其誠則有其神故人特患無誠耳有之則何地不可為棲神之所乎況茲行祠擬
括四方殆千百之一哉爰是僭綴剪蕪用敷高廣暢玄化之旁流循工歌於無
替而凡誠以共事者皆得勒名碑左合詞載頌俾登薦焉辭曰

天地大德　於維曰生　曷生勿成　曷成勿生　常出乎震　武秉氣機

元化肇運　疇若疇徽　靜專動直　靜翕動闢　大生廣生　一呼一吸
惟皇立極　四海會同　百靈受職　岳鎮在東　肇生庶彙　啟含六府
出納羲義　興致雲雨　無言不酬　無德不報　盻蠁祗肅　載寢載廟
齊魯之封　祀言有永　維延有州　直隸即藩　民之報賽　歷世且蕃
敢曰從禮　亦云從俗　惟神歆鑒　疇匪民欲　閟伷莊嚴　新宮峩々
神之格思　受釐不邪

重新真武廟記

禮科都給事王三餘

孔子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傳云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蓋幽明一理正直為神鬼神有靈必不享非類之祭鬼神不享必不福奸回之人則人之不務修德而徒欲徼福于神者惑之甚者也謹按玄武之神在天為虛危之宿在地托龜蛇之靈考之曲礼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同稱並列玄武者獨赫奕昭彰在人耳目累代封爵既極崇重說者謂宋人避諱嫌名乎玄易玄為真故今廟號皆曰真武永樂初成祖文皇帝嘗于京都建廟又于武當山修飾宮觀以故薦紳士夫閭巷小民無不敬事惟謹予之城西五里別業舊有真武廟一所歲久圮壞予以親老在告闢治園亭為養生遊息之地見其墻垣

纍纍欲頹不禁風雨嘆曰是可為事神地乎予為神之地主修廟予之責
也乃鳩合庄人撤其舊而新是圖基址仍前量移稍東以便明敞材木磚瓦
獸吻之屬略備廟內繪像俱依舊式更新工作借諸鄉人財物皆予所自
辦不費民間一錢蓋工原不多費自不廣閱月而告成予遂諗諸鄉人曰是
舉也豈予之自為身謀哉予不佞寡德生平頗知自愛愛人不敢為慢神虐民
事而素行合神明之義自謂講之久矣惟爾眾庶生長於斯田畝在焉樹畜
在焉幸有神依于此茲不能無望神之福汝春秋呵護穡事告成為爾輩
俯仰之資爾輩其尚體予脩德之心孝悌力田雍睦成俗勿作非為勿干悖
逆效古人康衢擊壤之民為感格神明之本秋成之後以雞豚報賽神前

可也不然牲牷肥腯神將吐之矣孔子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豈予今日新
廟之本心哉予故表而出之見予今日之舉非敢徼福于回且以告世之不務脩德
而徒諂媚于神者是為記

重修玄帝廟記

考功司主事徐楷

魏故畿南中邑然重城重門視他邑有異而重門中鎮以神祠規制乃視郡城云北門之有玄帝祠最晚蓋肇於今上之十有三年建立草創湫隘卑濕又經三十餘年而燕敝極矣諸父老謀新之請命於邑侯康公公素節愛重勞民而於是役也獨慨然報可役興而士民輻輳閱數月而事竣雖未能彷佛碧瑤寶圭紫鍇龍袞飛雲玉輅羽蓋瓊輪之氣色然較之往日則必潔有加焉而齋沐可祀已諸父老遂走而謁余曰聞玄帝原正位北方民承上命祇修廟宇幸而告成識者以為是舉也非若世俗有所邀避實敬神明壯城郭肅往來巡遊者之眺望敢乞片語勒之貞珉予應之曰然猶末也是建祠之說猶非祀玄帝之指也昔者聖人以神道設教諸居亦聞玄帝之所為變化乎嘗閱洞元玉曆稱周武伐殷玄帝

收魔陰陽表裏宇宙肅清是魔者神之所汛掃而極欲轉移者也今夫通都大邑耳目之前趨蹌之衆或往往涉於魔焉而不自覺即又何必洞陰晃物然後知懼然後知化夫競錙銖之雖刀逞好勝之鋒鏑浸入膏肓竟不醒悟非世味之魔乎炎涼無關情誼軒輊秪憑裘馬豪者歆凌媚者能事非風味之魔乎以帖括為鉤餌謂談經為腐調全無理會惟有熱腸非學術政事之魔乎至若青天白日之下眉目而魍魎衣冠而变幻者不堪摹寫不堪名狀此又幾千萬億者之所不盡無夫惟有收魔之玉虛師相時凜凜在望當可以觸目可以警心即可以對神可以事天庶幾忠孝接踵禮讓肅雍薄惡自懲刑罰自清故聖人既不語神又曰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則皆務義之指而更能助我使賞怒之所不及其以為如何諸父老歟

言射曰善哉字号聞也以青志之不忘邑吳華曰每山西安邑人經始於萬曆甲寅

三月之望日告成於八月之望日五閱月而竣其役

重修東明縣玄帝廟記

邑人尚書石　星

按圖誌曰真武靖樂王太子生而神靈長而勇烈志除邪魔後遇紫虛玄
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鎮
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天之位今之像肖圖誌為之也此皆道
家傳會之說誕不足信獨傳記謂玄帝本玄武玄龜武蛇北方玄帝七宿虛
危星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於其下是說稍可徵信大
都云玄武者止此矣而人不之知諸謂可使由不可使知非誠然歟予嘗考
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金陵定
鼎乃於雞鳴建廟以崇祀事太宗文皇帝肅靖内難以神有顯相文於京城良

隅併武當山各建廟宇其崇奉之意至矣及至今則上自通都大邑下及窮
鄉遐陬罔不高宮峻宇肅祀建醮以祈神休有隆不替聖人以神道設敎
而天下服非誠然與崇奉之典宜不為過而獨所謂脩煉飛昇之說則不敢
信要之神之為神自有無声無臭體物不遺者在即傳所謂玄危七宿
之說尚為粗跡而況有脩煉飛昇物怪人妖如他所云者乎神既受天之
命以司造化之柄則其善善惡惡之間當如水鑑物如衡司平不為私喜
不為私怒慢神者不祥瀆神者不智誣神者不仁玄帝廟徧天下而知神者
少其弊將比于不智祀玄帝而多泥于禍福之說其弊將比于不仁不智不仁
神且為天下褻其弊將比于不祥夫可使由不可使知者百姓之常也無足

怪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非百姓之責也是則所當闡也故予於劉
君之請既紀其歲月建修之詳而復推神之所以為神如此

重修真武祠記

慨自正學不明而祠宇遍天下名山勝地鮮不為緇黃所有若真武祠者亦夥矣要之皆人心向慕而為之也據小說家云神乃青池長者夫人夢吞日光而娠生于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三日午時後入清冷山四十二年龍漢元年有天關地軸之妖即今所謂龜蛇者爾時神結起五方金輪執三元斗印仗七星寶劍大敗關軸于翠龍山冠履俱喪披髮跣足一時池魚化履皆來襯足雁叫長空皆來助力至若彝轉黑旗波日月毒火入蓮池藕孔脚踏祥雲之說不一而足後世因之未之有改至我文祖靖難之時英宗翔漠之行皆以夢寐彷彿意得神助是亦未可知也據經傳所載每以玄武與朱鳥青龍白虎並論以此乃四方之宿名取之以為軍旅旗

章之用他未之前聞也後宋真宗崇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遂號真
武而是名實昉于此其云開皇龍漢之年未之合但玄武乃龜蛇之屬而
亦肖人像披衣冠至今仍舊即新而廟貌有嚴者蓋亦人心向慕而為之也
人心所在神斯集此玄武之所以能祠也祠北之中為正殿東西兩翼為齋
房凡若干楹南為中門南之南為甬道為三門凡若干丈乃所由以上城
者其規制甚備或可以供眺望而由知未炊煙之家也愚不拒里人之請
而予之文者蓋亦因人心向慕而為之也是為記

三官廟碑記

陝西[illegible] 乾

廟貌尊嚴瞻之者肅然高悽愴感之者通有禱而應人心用欽無物可遺神德其
盛盛惟神鑒人而錫福故人處祀以輸誠 乾嘗取道藏經閱之有經曰三官有賜
福赦罪解厄之辭 因語友人楊君琛曰有神若是曷崇祀以福一方哉琛篤信
人也尚義喜施為鄉人推重乃慨然曰神能庇我鄉邪吾何愛一區附郭地而不為
棲神之所乎遂建正殿三間中塑三官聖像傍列侍從之神冠服嚴飾儼然在
上殿之西側舍二間東北舍三間居道士王高月以焚修香火南為門一間門之內東
為鐘樓周圍有垣雜植以樹巍然坎地一名剎也材木甎瓦之費皆琛辦不
強募人工始于正德丁丑三月朔日告成于戊寅九月重陽琛之子愈 生而啼聲貫
耳氣壯食牛僉謂他日必將亢宗大族神之為靈昭昭矣琛退然曰天道無親

惟親善人琛心乎善而未能於善何有乃神之降祥自琛家始敢祈何以教琛善
承神休哉自是周人之急援人之困視平昔益殷州民徐行菓爲乾文以紀其
事乾不得以弗文辭復考之經言善信男女有能齋心潔行晨夕燃修便生端正有
相之男聰明富貴之子琛乃有子若斯經言不欺我也於戲視不見聽不聞所難必
者神也操則存舍則亡所當誠者心也誠即理也心即具夫理者也理即天也天極尊而
無對合乎理則得乎天矣琛之素行誠信蓋有合德神明神祐之天中之者或直
以建祠慶奉而得祥則亦淺淺乎知琛矣僉以爲然是爲記

安平縣城東韓村三官廟記

教諭顧　桐　德州人

竊惟神不載典籍道家者流以為啟聖陳氏室龍女誕三聖一上元一品賜福天官紫微大帝一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一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陰大帝神以帝稱蓋天之主宰也天之為天理氣而已有是理自有是氣氣有陰陽故鬼神為陰陽之良能斡旋造化宰制萬物三元校籍普天率土罔不覩而像之以其判善惡降祥殃若影響然功甚詎也安平城東韓村民趙師古素好義聯鄉人同善僉謀于村首隙地剏三官廟一所鳩工落成以庠生張子培請于邑侯王公公曰神依于人亦必其鄉之人重而况前此未有創而舉之者乎若其謁顧先生記之於是張子將命來謁予予不能避因

叩之曰汝知之乎吾人皆法孔子而誦其詩讀其書者也孔子云非其鬼而祭之諂
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書曰惠迪吉從逆凶若是神為學道者設非以倖
福也培曰亦嘗以是語若若曰不然吾之䌯是也一鄉無小大無遠近莫不瞻依
敬畏焉有情屬曖昧百辯而不能解者一至寺而立白事有隱伏至累官刑
而不輸乃遥望廟貌而遽反是故吾民寧飲食之菲而不敢忽于一香之献
寧百拜而不以為勞而不敢自怠其因心之恍其赫靈昭異猶有大焉者皆
緣奉三官之像樂為善而憚為不善將來孝弟力田雍穆成俗切作非
為切墮罪戾未必不基于此也安敢望福乎予曰若是亦庶幾矣殆異于
世之不務修己而徒徼福于回者足以紀矣是為記

重脩漢關將軍廟碑

鄭本公

禮稱有功烈而載祀典者曰法施于民以死勤王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是數
有或舉于本朝或建于本鄉或立于功烈所被之地及時移事改而遂廢者固有之矣求
其普天同祀異世不泯未有如漢之關將軍者嗚呼盛哉 朔城舊有將軍廟官民事
之甚謹鯨吼鼉鳴晨昏震耳香灰楮燼朔望成堆弘正間兩次脩葺郡志可考也嘉靖十有
七年春近廟居人任縉等覩其像頗有損壞發心重脩樹一標于門外而助費者雲集遂
鳩工度財將殿廡壁畫下至堂陛一撤而新之又創建鍾鼓二樓各一座峙于神路左右角門
各一楹由是樸者華缺者備金碧輪奐爛然聳觀誠足以揭虔而妥王靈矣工完主斯役
者請予言以志諸石謹按將軍河東解梁人也起于漢末事照烈皇帝間關荊楚以
吞吳滅魏興復漢室為心功烈具載三國志據礼固宜廟食然祀于漢于河東于荊襄

間足以報矣今乃遍天下及後世甚至畫像而家事愈久愈隆何其盛一至于此嗟夫日月照臨而仰其光者萬邦一色江河浸潤而被其澤者一物不遺當奸雄競逐之秋將軍一心輔漢固已識所趍而得其正矣且其剛大之節英靈之氣流風餘韻真與天地之化同運而並行則夫人心景仰舉一世而欽奉之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況翔與將軍為同鄉予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足以限量之哉雖然亂臣賊子如曹操孫權與其黨類何代無之將軍生不遂其志歿能顯其神若于此輩誅譴于冥冥之中使倫理常明家國常安庶有補于世教則人之所以崇奉將軍與將軍所以受其崇奉者俱不足為徒然矣記脩廟而終之以此一則驗將軍之神一則懼亂賊之黨一則警崇奉者之心使人人而不敢怠也後世贈將軍以王號不書而冠之以漢者以著將軍始終為漢之意云

漢壽亭侯廟記

編修陸釴

大丈夫忠懷不酬于尺寸而廟食滂沛於九州功名不利于須臾而義烈感慨於千古大江之南大河之北陋而偏州僻而近縣楞然數十家之聚輒裒金夯地畚土伐木寧蝸庭一角不敢虐毋膢於雲長之故宮寧鶉衣百結不敢乏牲酒於雲長之祠祀矧大邦劇邑人物充斥之鄉者乎四百年赤帝子之璽一旦睥睨于僥倖之奸雄劉表無意于中原劉虞隕命于幽朔邪金刀之胄僅懸一綫之緒墜于樓桑大耳之裔宗而雲長奮起河東與玄德遇自爾周旋艱險投間抵隙之會未嘗不身親其間識者謂誅顏良於白馬之圍不如破孟德于赤壁之爭闘魯肅于益陽之瀨不如降于禁於襄陽之敗大勳垂成貊夏為厄有志之士蓋深悲之嗚呼劉玄德展

轉於公孫樓遲於呂布羈縻於袁紹進無容足之地退無寄跡之穴四方響應之初乍合乍散乍奔乍蹶殆不知其幾矣而雲長不肯背曹復還古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耶今聞梗概之夫後雲長千數百歲所以覩為之執鞭不慕秦王之勍敵萬世不慕秦王之雄視百代不慕秦王之拓土列三分之漢鼎不慕王之赤手擎一面之荊州當其賊操九州之地已有其七之時獨不忍棄背顛沛流離之玄德為可慕耳彼桓侯張翼德亦若是也唐之關東舊構祠祀雲長甚謹因邑人需予記是以掇拾王之衷素如此故併書之

漢壽亭侯辯

保定府志云雲長封漢壽亭侯翼德封西鄉侯蓋漢壽隸荊州武陵郡今人不知

漢壽為封邑亭侯為列爵而稱壽亭侯者失之矣西鄉隸涿州然荊州以分地涿
郡以故土並得封建云又汝寧府息縣志亦云雲長封漢壽亭侯蓋漢壽地也
亭侯官也若以漢字冠之於上而云壽亭侯者非矣

唐類函封爵篇云後漢獻帝詔封曹嵩為費亭侯後又封曹操襲父嵩費亭侯爵

魏志曰太祖表封荀彧為萬歲亭侯封荀攸陵樹亭侯郭嘉為洧陽亭侯封任峻為
都亭侯封曹休為東陽亭侯封于禁為益壽亭侯

漢壽亭侯廟記 録中後

廣平縣工科都給事馬子聰

竊謂記侯之事跡易明侯之心志難且侯素有大志愛讀左氏春秋所交皆豪俠以萬人之敵奮于劉獻王室蕩覆之餘羽翼玄德艱險不避周瑜稱為熊虎之將劉曄服其勇冠三軍英聲偉績詳在史冊不待記而後明至於心術之微寔不容以不辨也何則炎蹤既熄群奸構亂當時豪傑類圖便利國統正閏誰判真偽侯處其間知玄德為漢室之冑曹操為漢室之賊獨明去就之義而必欲興復漢業故下邳之敗寧忍一時之辱而終不附曹白馬之勝寧辭千金之賞而竟不背漢卒之督荊州降四郡大破樊襄威震華夏向者假以歲年則蹈魏吞吳如探囊中物耳惜天不祚漢使蛟龍失雲雨為吳兒所困功雖未成名則正也或曰荊州之禍雲長以短取敗呂蒙之畧甚奇也殊不知蒙乃昧吳蜀結盟之故忘自剪爪牙之非舞小人之智而失同仇之

義略固不足奇短亦未可議也不觀先正云看雲長須是看他與先主孔明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一片忠悃對越天地即是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之本心也後之君子當諒其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或又議司馬氏作通鑑不辨正閏謂玄德雖曰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未得以紹漢氏之遺統也何以見雲長所輔之正哉然此特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孔明去中山靖王世數未遠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胄非憑虛無據而言也盍觀朱子綱目矯司馬氏以魏繼漢之失乃大書章武年號繼建安之後且其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此則尊漢為正統黜魏為篡賊也明矣参稽遺編辨析公論侯之心可以暴白于天下後世而無憾矣是宜去侯逾千載英靈凜凜如生至無誠不格有禱即應而享廟食于無疆也豈無謂歟侯歷世封號曰壯繆曰忠會曰武安王曰英濟王曰三界伏魔大帝不一而足此獨書漢壽亭侯者從始封也

廣平縣重修關王廟記 摘中段

尚書張學顏

鄉進士賈少瀾以司訓家居樂觀其美捐俸助工構石樹碑用垂不朽因持狀以報余余事王最虔敢以不文辭余惟關氏蜀漢故將軍也漢室式微奸臣竊命彧(荀)嘉(郭)瑜(周)蒙(呂)之輩依操(曹)附權(孫)妄謂雲龍之會思以希世取寵罔不隨風而逐波矣王獨仗義持節秉心塞淵歸依帝胄恢復漢家雖智如操謀如權一切想見風采而不敢輕動以快其私是英襟壯略真可寒群奸之膽而植頹檣之彝倫至如日在天上之言秉燭達旦之行封金掛印之心忠義純正不啻烈日秋霜起軼三國人物萬萬矣惡敢與較雌哉

重修城隍廟記

南樂縣

吏部郎中魏允中

今夫天下祀典甚設惟孔子城隍二祀無遠邇大小咸祀焉然孔子之道尊尊則人或莫敢近歲時冕服者往章縫者往庶民不往即往亦章縫者之父兄子弟非是不往也城隍則冕服者往章服者往庶民者往往且多有欲未獲往祈焉曰神能福我有憤未釋往祈焉曰神能洩我有疾病猶豫未決往卜焉曰神能告我為一不善若神之見之言一不善若神之聽之城隍之為神固若是乎其靈也惟神故靈惟靈故祀祀者也聖王所以假神之靈以格天者也故匹夫匹婦之愚有賞之所不能勸罰之所不能懲而語之以神輒畏遷善而遠非何者彼其靈固有以

格之也然而不信不靈不享不靈不嚴不靈修者信之享之嚴之而使之靈
者也吾邑城隍廟創自洪武初年已修於天順之乙酉再修於正德之癸
酉又再修于嘉靖之乙卯而隘者未拓卑者未崇缺者未備陋者未飾猶
多憾焉今萬曆己卯我念淮吳侯拓其隘崇其卑備其缺飾其陋名
之為修而實乃創可謂信而享且嚴矣而有不靈者乎靈而有不格者
乎夫孔廟有修以崇正學城隍有修以警愚俗治教莫有大焉者也是
役也作於萬曆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成於萬曆九年十月十五日既成里民以記請不
佞中遂本公所以修之意而為記侯諱定安鳴人進士擢御史
按光中萬曆庚辰進士以手大學士甲辰進士魏廣微贈內閣大學士

明太祖御極之二十年釐正祀典一應黷祀不經者剗除殆盡惟

勑封各縣城隍之神為鑒察司民顯祐伯制曰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於乎休哉此各邑城隍之

神所由祀也

重修城隍廟記

知縣周玄暐

重修城隍廟記

知縣周玄暐

嘗聞國之大事在祀而我朝令甲於祀典神祇首致意焉誠重之也余菰蒲中人承箕裘遺緒叨薦春官出牧頓丘以戊子冬抵邑甫視事走謁神宇下展拜之餘睹其殿廡頹圮像貌剝蝕寢室且鞠為蓁園蔓草繁蕪心竊訝焉夫神與令分職而司陰陽藉令令之堂若寢而頹燬若斯鮮有不艴然而謀更新者奈何於神而獨慢視為也既而詢諸耆老咸曰歲當洊飢後力弗能及此予乃稍稍經營首繕影壁嗣葺寢宮又時時默禱於神期以來歲有麥禾當為大新之己丑果稔庚寅又稔於是邑中賢豪暨齊民之慕義者爭捐貲以助鳩工餙材甃瓦陶磚擇吉創始而以耆老之誠慤勤潔者董其成且戒以循序徐圖毋用欲速恐傷民財力也寒暑載更厥功始竟頹圮者易而整餙剝食者易而莊嚴丹漆輝映金碧交錯而祠始赫然改觀矣於是耆老伐石樹碑用垂不朽丐文於予予竊嘆以為神與令所恃以理陰陽者其權不過責

罰禍福兩端已爾令之賞罰行於明而神之禍福行於幽行於明者聰睹所不及心思所不逮則
不免阻焉而無可施且奸民之骫法者飾詐以蒙蔽其上恣睢以凌暴其伍蓄謀於方寸之內而
潛發於晦冥不可測之鄉倖而中則肆然自以為得計不倖而不中亦足以漏網而莫之誰何於
是令之權有時而窮乃若神之聰明無幽弗燭無遠弗達毋論善惡之蹟其彰明較著者神之
報應不爽即發端造謀起于心曲隱於屋漏非惟縣令鈎鉅弗得而察即其親昵若妻子亦勿
及知者神必洞晰之若燭照數計而禍福加焉惡念方萌兇祟即集善心旋復吉神已隨積善
餘慶其來綿綿積惡降殃其亡忽焉近或倖發于瞬息之間而遠則昭報于數十世之後
如影隨形若響應聲未有能倖得而苟免者吁可畏哉為吾民者獨柰何不去惡為善徒
欲逃令之明罰而不懼神之隱禍也且若輩之捐貲而修神祠者無非求福田益利耳苟爾心
不臧爾行無良而徒靳靳以錙銖之捐徼福于神神其為爾媚乎必不然矣今年歲屢

貲。神之施惠於爾者甚厚。吾民荷神之賜。飽煖以嬉。室家胥慶。當更自濯磨。益向於善。則神
之聽之。其錫福當永永未艾。不然。昔年饑饉。繼以疫癘。僵殍相屬。甚切。有闔室顛殞無
齠齔遺者。未必非伺之敢為不善。逃罰於明。而獲譴于幽者也。可不勗哉。茲記廢興毀修
之由。因伸禍福不爽之說。俾斯民瞻仰而興警戒。聊附於昔賢神道設教之遺意云爾。

曾肯成呈覽甲

鄭本公

增脩城隍廟碑

鄭本公

事有創于前而不繼于後者日久將必廢是繼之者之功與創之者等也萬事皆然神廟為甚何者廟公宇也無恒主故耳神必有威靈禍福以動人者其廟多完而後若是者必淫祠非神與人交相為不能也正神則否血食其土與夫敬而事之者皆礼所當然神不顯其功人不祈其報若不相須者故其廟或有創而不繼久而將廢廢與興神固不計也雖然淫祠出于人之私情久而應衆人厭則遂廢矣正神出于天之公理廟雖有時不治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故繼而脩之者有待焉若朔州城隍廟是也

國制勅天下皆立城隍廟本州廟貌建置始末具載他石初制僅可棲神不堪瞻仰而又年久稍就頹敝郡人厶等傾而嘆焉遂同志協力以任增脩之責乃請于太守閻公鏜及畢公鸞咸可之于是徧告中外四方聞者欣然各各施財貨以助其費無吝惜夫計豈約以

競刀錐人情也今乃以勞筋苦骨之餘而置諸捕風捉影之地何哉為其所當為固人心之所同與也居無何物克力贍衆工齊舉廟貌遂煥然一新由是見之者聳觀咸曰美哉廟為是舉者具有勞乎或曰厥初廟制草創未備經幾何年矣一旦輪奐若是神意必悅凡有勞者不亦蒙福哉噫是未可知也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城隍有功于世載在祀典崇奉禮秩則有司存孰敢不虔似不可悅明作暗還之說乃好事者妄言以惑世耳非所以期明達之士及正直之神也且居是土者保金湯之固恃以不恐乃神之賜即神之福公平正大周徧廣濶初無所擇若以廟故而私之是易悅也可測而知也與淫祠何以異哉或又謂中人之性非有為則不為若如所云則嗣是而廟復壞將有過而不顧者矣不可憂哉噫是何待神與人之淺也神自當敬廟自當脩理有固然何為之有神非有求于人人亦豈必責報于神事往往有期而勿獲者

不獨神也。世固多中人，不曰天地之在人心，終不可泯乎。安知此後，不有聞風興起，崇廣附益，求
以度前規而修後觀，繼創始于無窮者乎。然則今日之舉，乃將來之倡，庶可以無憂矣。

重脩城隍廟碑記

何塘 河內人文定公

城隍之說古未有也蓋後世以義起之也古昔聖王之制礼也凡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初無間于巨細故天地之覆載日月星辰之照臨與夫山川社稷之興雲雨生百物者既已秩諸祀典至于水防郵表畷之屬亦不敢遺蓋仁之至義之盡也城隍所以衛民其功不為不大顧未有秩祀後世列于祀典蓋倣水防郵表畷之義而起者也始于何代吾未及考近世城隍之祀則不以主而以像且加以爵號被以章服我太祖高皇帝踐祚之初一新礼制謂髙深不可以儀刑流峙無所與章服且百神皆受命于天世主之爵號亦有不可加者乃令止稱某府某州縣城隍之神是可為萬世法矣而各處城隍之祀猶多以像蓋沿前代之故而未及改也予嘗觀乎其廟則冠履肅然侍衛森整大抵如守土之臣以故百姓皆謂府州縣官所以理民之是非賞罰于明城隍之神所以理民之善惡禍福于幽故民之祈福禳禍與寃

抑之不得伸曖昧之不得白有官不能理則以訴之于神神祇待召而自來不加刑而自畏蓋
官有所不能制者噫聖人以神道設教城隍之祀以像是或一道也懷慶府城隍廟在府
治東南歲久傾圮前太守曲沃趙公鐸欲新之不果去任今太守剡城周公舉謂事神以
導民正典也況前人有遺緒乎乃盡發趙公所積羨財市材木飭甎之屬復措支置以益
之命正術宋奎董其役百姓見役興亦各以所有來助始事于正德十二年夏四月庚子訖
工于十二年秋八月甲辰凡新建大門四楹二門四楹正殿兩廊屋凡脫落者補之丹青漫
漶者鮮之廟制益嚴人之進謁于神者益敬以畏鄉老一二輩謂斯役不可以無述也乃來
徵余言以記故為神道秩祀之義而系之以備廟月日以示乎後之人云

重修城隍廟記

侍講劉龍 上黨人

予友張君信夫出守延慶不車謁城隍廟見其頹敝勿稱即有志修葺覩其時未可越二載政洽民頌歲且大熟乃捐俸購材民欣然各以資助子來趍事不數月落成道使至　京師請記予惟大德既隳天下為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城郭溝池以為固民之所聚不能無衛其來久矣築而高者吾知其為城浚而深者吾知其為隍其為神者固不可知也有國都有郡邑即有皆城有隍亦即有神屋而祠之衣冠而肖之俎豆而薦之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果孰為之爾耶至其有禱輒應有約者要以為質不得其平而鳴號呼赴愬若甘心就殞其禍福人蓋往往不爽雖婦人童孺之愚亦凜然憚之夫其高且深者民日相與出入往來其間未見所以異也命之為神頎然烈然如是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假物而存超然獨出於人之所不可知者

耶凡國都郡邑之建必卜其地之吉者其氣必靈會陰陽之和鍾山澤之秀適物產之宜於是為城為隍以奠民居胥以寧其始建迄今百千年主其地運其功用物則秘眠精則多為神有必然者繫之城隍重民居也人心激慝不能自掩而常怵于禍福理之所在氣亦隨之潛孚默會若有司焉者顧瞻其居其城隍之神乎神不專於城隍城隍而為民設足以當之其昭於天下者有由然矣神不可知而為民崇信如此以其道聰明正直為一耳況為之牧者儼然臨上民皆望而見之慶賞刑威出其掌握苟行之以聰明正直而不二其德其崇信不尤甚矣哉故民牧之賢隨其所在即與城隍伍端居黙檢不敢有怠於職惴惴焉若為神羞政有不善民有不安者手繕祠宇修祀事自恒情視之若無大關其心含常新不為物滓通于神明用其道以臨民與之伍不為之羞從可識矣彼肆焉者付之茫昧恣意無忌於此蓋不暇及若張君其信

賢遠乎人哉其規制之宏雕繪之美視舊不啻加倍固人所共見者乎可畧云

正德庚辰知州張軏

城隍廟記 錄首段

都御史劉文莊

周官六祀有功于民則祀之此古人崇德報功之盛典也然祀享必有其所故設廟貌以致敬焉夫高城深池保障生民功莫大於城隍易曰城復于隍載在祀典其古祭法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歟然城隍之有祠貌而象之事雖非古而民瞻依敬畏之心生是亦明民者之所不廢也我朝之制守臣始至則登城隍廟約以神治於幽己治於明兩無相愧以答上命之意故民有情屬曖昧百辯而不解者一至宇而立白事關隱伏至累官刑而不輸乃遥瞻廟貌而逡巡是故吾民寧飲食之菲而不敢忽香楮之日奉寧躬百拜之勞而不敢自怠於因心之敬其赫靈昭異猶有大焉者昔人

書之備矣。

重修景州城隍碑記

李廷寶 知州

國家之樹立郡邑也必設有城隍神以祀之何為也哉乃司土者又新任有誓朔望有謁致敬恭謹僅將與同休乎蓋為民也夫鋤強殖弱以安恭斯民者守之職也捍災禦患以蓄衛斯民者神之職也守能察于明之所及而不能察于明之所弗及至於神則幽明無不燭隱顯無不貫已往未來無不知者也境內之民有孝友睦婣者為有導道向化者為守則知之從而賞之矣至于屈抑而不能伸蒙蔽而莫獲白者守不能知神必知之可不贊於守以寵佑之乎有頗僻僭忒者為有殘仁賊義者為守則知之從而罰之矣至於粉飾而莫可測隱匿而弗克捕者守不能知神必知之可不贊於守以震曜之乎自寶之蒞斯土也遇旱必祈祈必雨有事必禱禱必應公堂之上置訟

之徒兩造爭喧情偽难決必令其矢於神其曲者必忸怩而心慚甚至望
廟門而驚惶恐肉袒以伏罪者矣然則神之為德也亦靈矣吾民之信神
也亦至矣則其廟而祀之者宜也雖然予觀吾景之民善俾矣而猶有未盡
然者惡去矣而猶有未盡然者神當益顯其威靈以默相予守使凡在吾治
之下者善無不俾惡無不去凶人变革有德保安則和氣薰蒸嘉禾豐
茂四境樂業萬姓時祀然則神之享祀於民也固不為過 賓之受賜於神
也亦不為淺庶不負我 國家建立之意而守亦與有榮矣非神其曷能克之

重修城隍廟記

胡永春

昔唐李陽冰著當塗縣城隍廟記陽冰唐開元以後人則唐已廟矣國初承前代之舊加以封號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命其神為鑒察司民謂聰明正直顯祐無方實有超于金城湯池之表又詔諭廟制做公廨設公座筆硯如其守令凡守令新任則俾與神誓我聖祖主典神人令幽明之間各受其職其助 上帝而綏四方者至哉吾垣縣治之北有城隍廟乃洪武三年縣丞劉彥昭奉 勅始建屢敝屢飾隆慶戊辰復就頹圮邑侯趙公惇輸粟捐俸首倡繕修以妥若靈繼之者孫公鎵築城濬隍代神設險以壯若居暨諸耆老士民咸助之貲鳩工市材陶瓦煉甓前廳為間者五後宮為間者三南有重門香亭兩廊諸司廡廈柵欄煥然改觀其中像塑赫奕金碧交輝明年己巳之秋厥工告成耆老楊棟唐仁等懇余為記余以巡鹺行

多且讖識弗克藝談但聞積土之謂城鑿土之謂隍邑治之廟城隍以其保障
我也靈氣之華乎一方者也人以為忠烈之臣沒而受封於是理或然矣故垣民有
赴訴者如孟嵩輩以竊財事覺徐卓輩以冤禱獲應其餘靈驗歷：可述
此明制以顯祐禎而邑侯趙孫二公之所以嚴修飭也竊惟鬼神福善禍惡而善
惡之幾有未易辨故善：也有陰為善而陽獲不善之名者善之善者也人或
少之明神必祐之矣惡惡也有陰為惡而陽獲為善之名者惡之惡者也人或
多之明神必殛之矣鬼神之理如此凡民可不畏乎雖然城隍司民於冥、之中守令
治民於昭、之際凡今府州縣官蒞任之初特誓諸明神者良有取義而可自誣
乎哉况神道遠而難見人道近而可修心者神之本體神者心之妙用世有一祈
福于神而不祈福于心則惑矣余以為必修在我之心神而後在神之神者應也後
之為官為民者尚其協諸

重修城隍廟記

陳鍾盛

昔人有言國將興聽于人又曰神之靈人之愚也然則世之爲人者夫婦父子戮力當家卿士大夫勤宣令德於以扶進淳風登宏上理雝雍熙之盛如在目前又何必祝史矯舉稱引禍福含昭昭之修而問冥冥之應哉雖然爲是說者將以黜淫祀崇實行則可而以達陰陽深義類則多所未盡也自昔聖人之治天下禮樂刑政慶讓威惠凡所以爲斯民正德利用厚生計者莫不備具而神道之設尤必飭焉故載在祀典者凡山川社稷神祇之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國朝高皇帝應天受命汰除淫逆其他興雲雨産財物陰隲顯應同有功德於民者莫不崇加秩號釐剔俎豆以昭懷柔而府縣城隍之爵位儀制遂與刺史縣令相爲齊等凡刺史縣令始至之日必誓於

城隍之前肅厥志慮迪厥猷為有不然者神其鑒之是城隍之祀非徒
為蚩蚩之氓禳災卤大美報也蓋實刺史縣令所為表裏輔治扶進醇
風登岩上理者也祀典之崇豈曰祝史矯舉舍昭昭之修問冥冥之應哉登
州壁州為府自國初始則城隍之祀自國初而隆數百年來吏治蒸乂民物
阜安神之庥之庸可沒歟迄崇禎五年遼兵叛作嬰城拒討民生荼
毒而城隍之廟亦併化為灰燼矣或曰神實不靈以至於此予曰非也神
之於人雖事隔幽明而能為於可為不能為於不可為理數一也當其
叛作一時在事諸臣戮力勵勳即生死成敗是不一致要以各靖乃心以無
負聖明之愛養而已又安知城隍之神不欲陰制其命無可奈何而裂像毀
宇之禍不免為此與忠臣烈士之誼有何彼此今敉平已六閱年歲當日

生事死事之臣莫不叙贈而城隍之祠錄爲未舉是重乎報人而爱爵
於報神也且國家舊制慣諸鬼神之無常祀者春秋之間兩設祭賽城
隍主之而刺史從爲亂平之後僭王行非所以昭國典也予不敏以丙子之
秋奉命守登始至之日齋宿無所愍然傷之計所以修葺奉防基有暇
建之檄夫城隍之享祀守土者之責耳非上臺事也而上臺独爲之捐助
率先豈非欲成民故不得不致力于神耶自是而相觀鼓勸嘉與樂成盛
等卑屬爲之鳩材聚工謀爲經始曾不崇朝而落成是役也肇事于九年
八月十五日告竣于十一年九月十五日爲堂一重爲廊廡二十四司爲門署八間神
像莊嚴巍然生鎮其出入儀從與刺史等以視敕制非敢有加也庶幾不
失舊觀豈曰以邀神眷哉亦聊以報神功而已至後此之禦災捍患與夫質

對肅將則神自有神道人自有人事聽于人而國與神之靈而人亦未嘗
愚也乃原其始末而為之記云

伊府重修城隍廟殿宇廊廡神像記

伊藩掌國體玄子撰

嘗聞祀典當崇神依人而血食廟貌當新人仰神而起敬建始仍舊惜創繼之無時感昔懷今慨廢興之有數數也者理之限也郡治之有城隍立自建國之初廟在府城西門東相彼形勝勢位深嚴巍然可仰公私懷敬畏之誠黎庶威靈之盛歷年既久木植磚瓦之屬傾覆踈漏每天雨連綿則瓦縫罅隙漏浸遍地點滴瀰漫無復有一乾處神像盡皆漫如也予因國妃方氏一時意和許修建本廟前後完全果獲嘉祐求保康寧遂命內官周來壽往倣其工以重修之其正殿寢殿東西兩廊諸土曹侍者及倉姑八蜡馬王等神與夫重門三層大小殿宇凡百十餘間皆重加修建靡不煥然一新金石輝煌視昔之粧嚴繪飾光彩有加焉夫神之福善禍淫威靈昭著其感應如此可不致謝而安慰之者乎是工也起於嘉

靖乙卯夏五月完備於是年秋八月凡錢粮木石磚瓦工價顔料之費皆領自內帑之
財而他無一毫有與焉工既告成書此以識歲月用以告後之知茲土者知重修
之意云

重修府城隍廟廡兩廊並金粧彩飾聖像亭

河南府知府加二級三韓呂朝佐薰沐書

祀恒著乎國典禮重洽乎人心因俗制宜明禋肇焉今天下神州赤縣即古來錯繡
分符之國也古諸侯秩祀典禮止於封內山川其餘有定大災捍大難者則祀之
城隍之封建司捍患禦災以與吏治相表裏者也四時禋祀允以云崇功報德云爾
不則走玉帛於無紀無紀則瀆瀆神弗享也下之厲牲牷於不經不經則慢慢神弗俞
也中州多淫祀伊洛之間古有被髮而祭於野者今於兵燹之後為尤甚荒荆蔓棘
狐鼠竄繁其墟燐嘯霧以椅誣村廬者恒數數見又有狡巫狡童仍以誕妄不

經之談中人隱而聳人聽聞於是蚩蚩之氓走土木如騖噫昔所云禮失而求之野今併野而忘之矣古周南號天中府治歷建　城隍廟非淫祀也正殿辰凝兩廊侍門列甬數重殷殷隆隆甚與吏治相關通焉昔時執香幣而叩禱陛者踵相接肩相摩也迄今歷歲月之經久風雨之飄没苔蘚侵延丹青剝蝕以捍禦錫福之尊嚴為冷雨凄煙之棲息矣余奉　命領中州簡授郡牧每於朔望進謁惻然傷凜然懼曰聰明正直之神慢瀆至斯神其恫乎急呼守廟住持謀所以重新之余於是先捐俸為繕營之舉擇吉庀工行縣選役董成以為各屬倡將見群氓子來斤斧雲集畚鍤星屯雖不知與昔日之輪奐較何如而丹碧黝堊暈斯跂斯已大異於前日之傾圮工將落成為文以記之議者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此重修之舉於禋祀典之協乎余曰否先王制禮期以本乎人情要以歸乎報本洛之父老荷神之庇佑寸膚尺髮

何一非神之所呵護故昔也建豎今也聿新千古之人心同出一轍余不敏仰體
聖天子法天制治之大原勿負敬天勤民之至願制宜因俗又豈可與無祀之玉帛
同年語哉是為序